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第二十回 袁友英蓄意納寵 甄雙林矢志從良

話說袁猷在家內，因拿銀子與妻子杜氏口角打降，又被父母說了幾句，不敢向父母辯白，忍著氣離了家內，氣勃勃的到了強大家裡。卻好雙林房裡沒客，三子請他到房裡坐下。老媽趕忙進房獻茶、裝水煙。雙林看見袁猷滿面怒色，不言不語，又見他左邊腮上有兩道指痕，不知他與何人淘氣。等袁猷坐下來有好一刻工夫，先談了許多閒話，才從容問道：「你這臉上是怎麼樣的？」袁猷又氣又愧道：「再不要提起。因為有個至好朋友同我借幾兩銀子，我不好意思回他，允約明日借給與他。今日回家去拿銀子，那知我家這不賢的妻子，除將這連日人送去的利銀藏匿起來，反嘸嘸咕咕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蠻話。說起我的氣來，抓住他的頭髮要打，那知他用手來擋隔，他的手指誤碰在我臉上。找更加生氣，一時性起，將他攢跌在地，拳頭巴掌打了不計其數。還是我家老翁同我家老太說了幾句，找才將他放了起來，我就到你這裡來了。從今以後，我只當這不賢是死掉了，相巧我弄個人，另外尋一處房子在外面居住。倘若托天庇佑，該應我家不絕，一樣養個兒子傳宗接代，看這不賢同誰扛吵！」說著仍是怒氣勃勃。

雙林聽了這番言語，心中沉吟想道：「我自從那夜得那異夢，次日到白衣觀音庵燒香求了那麼一條簽句，我就時刻留心試探這姓袁的。看他性格甚是溫存，年紀又只比我大了十歲。

若論他的家道，雖不富足，聽他逐日言語，看他人又能乾，也可以敷衍過活。想我今年已十八歲了，這碗相飯吃了四年，想起那初到揚州來的時候，在人家做捆賬，日裡關上幾個門，晚間還要留鑲，不拘那人老少好歹，總不能不留。留個好客還罷了，若留下個壞客，他那裡顧你生死，累下許多暗病。吃了年餘的苦，好容易哄張騙李，才改了分帳，這些酸甜苦辣，那樣沒有經歷過了。如今外面玩友越過越刁，除沒有潑浪銀錢花用，恨不能倒貼他些才好。更可笑揚州風俗，相公身上總要落個把勢，這把勢之中十人倒有九人不好，又要吃醋，又要放差，一百二十分的恭維，若是一點不如他的意，就凸出凹進做壞事，受不了這些瘟氣。若是不落把勢，這個也要相好，那個鬧著落交，弄得瞎打瞎吵。目今新出來的這一班把勢，三個成群五個結黨，耀武揚威，不知他們有什麼狠處，來到這裡就想吃白大酒，鴉片煙吃。曾記得那一日，有幾個把勢在這裡擺檯子，我被他們灌了幾大碗的酒，過後那一吐，險些兒醉死了。想我父母俱故，又無弟兄姊妹，孑身一人，儘管在這是非場中貪戀，有何益處？倘若運丑弄出點毛病來，連命送掉了還不曉得呢。

我苦了這幾年，僥倖沒有吃上鴉片煙癮，自己省吃儉用，些須積聚了幾兩銀子，落了些衣服、首飾。〔幸〕喜我未曾許配過人家，沒有丈夫，可以由得自己做主。久欲從良，脫離苦海，正是俗語說得好：『易求無價寶，難覓有情郎』，這幾年來也沒有個知心合意的人兒。我久已有意想跟這姓袁的從良，只因聞得他的妻子太妒，所以從未啟齒。今日聽他這些言語，大約他弄人是弄定准了。好在他說是另外尋房在外面另住，我若跟了他，他妻子任憑怎樣妨忌，好在他在裡，我在外面，他不能日日跑到我這裡來吵鬧。況且菩薩簽句說我終身派是個姓袁的，如今我不可將機會錯過。光陰迅速，我眼睛裡曾經看見許多吃相飯的人，到了下橋時候，豬不聞狗不睬，弄得在街坊上沿門叫化，那才難呢。我看見那《揚州煙花竹枝詞》九十九首內有一首：

錢財易得不為奇，幾個存留防後資。

鴉片癮成顏色老，有誰眷戀下橋時？

到那光景，後悔無及。此刻趁他夫妻反目，他要弄人，一團豪興之時，我且慢慢的探他口氣，將我終身大事弄定，省得到那人家老花殘，下橋的時候，沒有收成結果。」主見已定，遂假意勸道：「不是我批評你，你家大奶奶說的也是些正經話，怕你在外貪玩，費銀錢。但凡婦人家嫁了丈夫，誰人不望丈夫好呢？你在外面，常不家去，婦人家心路最窄，那裡沒有幾句閒話？你就該忍耐他些。千不是萬不是，結髮夫妻你也不該動氣打他，這就是你的不是。趁早歇歇，息息氣，依我勸。張奶奶，來裝水煙與袁老爺吃。這裡玩一刻，我今日不留你，早些家去，夫妻無隔宿之仇。」又道：「壞死了是家內夫妻，外面再好些，究竟是露水之情，一朝緣盡，就各走各的路了。」袁猷聽了，冷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不要你說這些假道學的話了。自古道：『穿青的護黑漢』，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說，從今以後，我要再同這不賢睡覺，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。你今日另外有了好客，拿這些話來攆我了。除了靈山別有廟，到處有香燒。除了你這裡我還怕沒有地方住呢？」

張媽正在旁邊裝水煙，聽見袁猷這話，便說道：「袁老爺，趁早不用說這些話，那家夫妻不淘氣。我家雙公勸你老爺，也是為好，說的好話，你老爺倒看反了。你們相好也不是一天了，莫說相公今日沒得客，就是有了客，你老爺來了，也不能留別人的。」

雙林聽見袁猷說這些話，就坐到袁猷懷裡，將袁猷耳朵揪住道：「我倒不曉得你這個人不宜吃好草。我不過因你家夫妻淘氣，勸你息息氣回去，你反說出這些凸出凹進話來。你在這裡住，無非你家大奶奶背後多罵我幾句罷了。」袁猷道：「你丟下手來，我要問你，他怎麼又罵起你來了？」雙林道：「你不必哄我了，罵了還要罵，就是我也是要罵的。」雙林與袁猷鬧笑了半會，袁猷的氣才漸漸的平了。雙林道：

「說了半日話，你可曾吃過晚飯呢？」袁猷道：「晚飯早已吃過，上了些賭氣，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餓了。」雙林趕忙叫人買了些茶食來與袁猷吃。雙林笑著向袁猷道：「我倒看不出，你這個人倒會打堂客呢。」袁猷道：「你今日才曉得我厲害，你若是跟了我，也是一樣打法。」雙林道：「打？打我門前過，你只好說了玩玩罷。」袁猷道：「你不要強嘴，那一天弄個結實傢伙與你嚐嚐，你才知道厲害呢。」雙林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不要惹人笑了。你那結實傢伙，我也領略過了，不過是銀樣蠟槍頭！」兩人談談說說，收拾睡覺。

到夜裡，雙林將要跟從他從良心腹細情向袁猷告知。袁猷道：

「我雖然曉得你父母俱故，並無弟兄姊妹，又未許配過丈夫，只有一個母舅，但不知他要多少銀子？我不瞞你說，雖說有幾兩銀子，總是借在人的身上，一時難以收拾得起來。若是你跟我，還要另尋房子，置備傢伙什物，暫時恐怕來不及。此事只好緩緩的商議。」雙林道：「我雖是舅舅領帶了我幾年，我也代他尋的銀錢不少。等他來了，我早已打算多則八十，少則七十塊洋錢與他，依也罷，不依也罷，橫豈要我情願，難道派我吃一世相飯不成？我也不能尋一輩子銀錢與他用。他若是刁難不行，我上立貞堂內，叫他人財兩空呢。」袁猷道：「立貞堂容易進去，只是到了夜裡要人陪你睡覺，一時找不出個人來，那才難過呢。」雙林道：「我同你相好已幾個月了，連你也不知道我麼？醋也不過這樣酸，鹽也不過這樣咸，難道這幾年相飯還沒有吃得夠呢？我如今巴不得有個清淨地方，讓我享這麼幾年清福，就死也瞑目了。」袁猷道：「此刻說得好聽的很，只怕口是心非。若是跟了我，明日同我家那個不賢一般見識，吃起醋來，那豈不是我命裡遭逢呢。」雙林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我同你拍個手掌。」遂將右手伸出被外，袁猷將左手伸出，兩人對拍了手掌，復又各自發誓。一切講明，專等雙林的母舅到了揚州，把洋錢與他，立了憑據，就跟袁猷從良。雙林又叮囑袁猷先將房屋覓定，省得臨時沒有房屋居住。兩人說了一夜，直至天明，方才睡熟。

睡到紅日東升，袁猷起來洗漱畢，吃過蓮子，離了強大家，到了教場方來茶館。只見賈銘、吳珍、陸書、魏璧早已到了那裡，坐在一桌吃茶，見袁猷到了，招呼入坐。跑堂的泡了茶來。